

# 論求知、自我與自然

黃杰靈

新亞書院 中國語言及文學

## 1. 引言

作為一種知性體，人具有求知的慾望和自我的概念，而作為一個居於自然的生命體，又不可避免地要去觀察、理解與干涉自然。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三者間是否存在一個平衡點的思考，對於面臨高度的科技發展與環保危機的現代人而言，無疑值得深入探討。因此，本文將從個體的角度出發來分析知識、自我與自然三者的關係，並嘗試思考三者的平衡點與取捨。

## 2. 知識追求、自我追尋與自然秩序的相互影響

### 2.1 知識與自我

知識與人類的自我之間的關係經歷了三個過程，從起初將自我提升視為知識追求的目標，到對知識的過度崇拜造就了自我價值觀的扭曲，再到藉由對知識的追求重塑自我。

最初，人對於真善美的追求，換言之即一種對於自我提升的追求，往往投射在對於知識的追求中，故「真理」與「良善」是相互等同的存在。根據柏拉圖的學說，求知的終點可以被概括為可見事物背

後「完美的、無形的、高不可攀以至於只能透過哲學思考去抵達的永恆秩序」。<sup>1</sup> (Lindberg 13) 然而他也在《理想國》(Republic) 中假借蘇格拉底之口，提到「善」(the form of good) 的觀念，在真正的知識世界中，「善」是最為終極且需要付出極大努力才能抵達的目標，而一切的真實與美感都來源於這種「善」的極致，也是追求理智與知識的人或群體必須見證的事物。(Plato 8-9) 簡而言之，世界的光明與真實俱源於善，而真實的秩序又塑造了可見的世界，因此身處這一世界的人追求真實的過程，亦等同於追求善性的過程。由此可見，早在古希臘時期，追求知識的過程被視作靈魂向「善」的昇華，哲學的思考和理智的探究通常是為了精神上的自我提升。

隨着牛頓對科學的革新與哈雷彗星回歸的證明，人類進入了信奉知識的時代，對知識的探求第一次改變了人的自我價值觀。在這一時期，人將對科學知識的掌握視作超越與征服自然的表現，這種思維造成了兩種後果：一、出於對科學的過分信賴，人類高估了自己對自然知識的認知程度，不計後果地濫用科學；<sup>2</sup>二、人類賦予知識極高的地位，把獲取知識視為所有事情的唯一目的，拋棄了原本求知即求善的想法，甚至利用知識來正當化一些原本反道德的行為。優生學的出現及它所衍生的「種族」排斥現象便是其中顯著的例子：當時群眾篤信達爾文的進化論，並將其套用於人類的社會結構，把貧富、道德等社會問題都歸結於「天賜」的基因，一方面用來證明自己在基因上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則假借「為了社會延續」的理由正當化了對於弱勢群體的排斥。(Watson 109-114) 而這種學說之所以風行，正體現了人類對已掌握的知識的過分自信與崇拜所導致自我價值觀的扭曲——將「真」視為超越善與美的唯一準則。

然而時至近代，隨着人類對自身的研究達至新高度，對知識的追

1 本文中的引文由作者翻譯或概括。

2 關於這些負面影響，後文討論求知與自然的關係時會更加詳細地涉及。

求反而使人迷失了自我。生物科學尤其腦科學的研究成果，以及人工智能的發展重塑了人的自我認知，甚至引發了對「自我」是否存在的懷疑。對DNA的研究證實了構成人的元素是最為基礎的化學成分，人類傳遞基因的方式也是「信息複製」——與機器的運作極為相似。（Watson 131–139）將「靈魂」與「肉體」相互對立的固有認知，也隨着對潛意識和人腦運作過程的深入發掘而受到衝擊。科學家發現構成「靈魂」與「自我」的自由意志早於被個體意識到其存在前，就可以通過探測腦電波運作——一種簡單且基礎的物理過程——被察覺到。（Kandel 191–192）這一發現動搖了高層次的靈魂的存在，有跡可循的自由開始使人懷疑「自我」是否只是腦電波運作下的一種幻覺；而基礎的物理過程帶來了「再現自由意志」的可能性，使得人類「擁有靈魂」的獨特優勢也遭到質疑，那麼人應當如何證明自己比機器人更有價值？在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求知對人的自我認知和自我價值的顛覆，與它所引發的「何為自我」一問。最終，知識將重鑄人的自我認知。

## 2.2 自然與知識

自然與知識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它涵蓋了求知的過程、方向與終點。自然同時開啓了理論知識研究的道路，而理論衍生的實用知識則反過來塑造自然，形成一個閉環。

從理論知識的角度出發，自然的現象是知識追求的基礎和印證，而自然的秩序則指明了現代科學中尋求知識的方向。早在亞里士多德時期，觀察自然的經驗已經是獲取知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論正確與否，這些經驗都是他構築真理的基石；（Lindberg 18–21）而從牛頓的角度來看，縱使他應當脫離經驗，通過純數學去推演普適的理論，但他同樣需要注重自然觀察與經驗的物理學——他的理論正是因為能夠解釋行星運動的現象，才證明了自身的正確性。（Cohen 60–61）可

見從表面而言，自然現象既是求知的根本，也是理論的佐證。此外，自然背後的秩序亦幫助科學研究在無限的知識中做出了取捨：由有限的元素構成的自然界中存在簡單重複的規律，選擇它們進行研究能幫助科學家總結出一個相對完善的科學系統。（Poincaré 159–162）倘若不存在這些簡潔但相互聯繫的秩序，科學知識本身就無法存在，可以說正是自然秩序下的選擇使得求知的過程得以延續。

從實用知識的層面來看，尋求知識使得人類得以享受自然帶來的利益，又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利用知識破壞自然，最後因為獲得新的知識而選擇保護自然。最能直接體現這一點的就是除草劑的濫用帶來的一系列後果：求知帶來科技的發展，使人們得以研發除草劑來去除所謂「雜草」以促進農業生產；然而，對利益的渴求和對除草劑作用的過分自信帶來的濫用行為亦直接地打擊了周邊的生態系統，並間接地影響了農業和旅遊業；最終人類通過這種自然的反噬意識到了保護自然的重要性，開始嘗試尋找或改良出危害較小的技術以改善生存環境。（Carson 141–156）可見知識亦賦予人類干涉自然的能力，能夠對其造成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這些影響最後依然會反饋到人類自身。

### 2.3 自我與自然

圍繞自我與自然的討論，往往會提及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同於西方線性的世界觀，認為萬物皆有因果，中國古代科學觀念認為自然是一個有機體，事物之間存在着相互的聯繫，彼此相輔相成，構築成「宇宙」這一有機體，而人類作為自然的一部分，依賴着自然的同時，亦會與自然產生各種奇妙的共鳴。（Needham 212–216）對於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而言，在人類因為破壞自然而遭反噬的時候，這種共生思想帶來的啟發——例如相生相剋在某種程度上呼應生態系統的組成——一定程度上回應了「人如何看待自己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人與自然是相互影響的，其中本不存在一方壓倒另一方的爭鬥。

其次從自我認知的角度分析，誠然人誕生於自然，認識自我的過程必然無法脫離對自然的認知；但將個體的一切思考都代入自然現象，或將使人陷入原始思想中的「迷信」。在迷信者眼中，兩件原本互不相關的事情，會僅僅因為它們同時發生而被視為「二者具有因果關係」，他們誤以為自然現象發生的一切都是可信的，沒有任何不可能或荒誕性。（Needham 214）迷信所導致的這種缺乏秩序或邏輯的理解，會使人陷入隨波逐流的狀態，因而無法引發自我認知的革新。綜上可知，自我與自然之間的關聯，應當是基於一種秩序之上——對於西方而言是科學主導的因果，對於中國而言是陰陽類別的劃分——無論是否有實證來鑒定它們的正確性，這些理解方式本身是合理的。

### 3. 結語：個體的思考與三者間的平衡

綜上所述，求知、自我與自然相互扮演着複雜的角色，相互塑造、牽制、延續、發展，而「秩序」與「平衡」始終貫穿其間，可以說它們本身也是一團有機體。然而就如對有機體的研究一般，人類很難在三者中找到清晰的平衡點來達到最好的效果，因為「自我」本身就是一個難以客觀具體化的概念。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三者都不應當被當作「唯一」來推崇，應當彼此兼顧，這也將幫助人類避免不斷因為極端和濫用重蹈覆轍的境況。

### 徵引書目

- Carson, Rachel. *Silent Spring*, 1990.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Edited by Chi-wang Chan, Wai-man Szeto, and Wing-hung Wong. Rev. 2nd ed.,

-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U of Hong Kong, 2016, pp. 141–156.
- Cohen, I. Bernard. *The Birth of New Physics*, 1960.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Edited by Chi-wang Chan, Wai-man Szeto, and Wing-hung Wong. Rev. 2nd ed.,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U of Hong Kong, 2016, pp. 49–62.
- Kandel, Eric R. *In Search of Memory*, 2006.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Edited by Chi-wang Chan, Wai-man Szeto, and Wing-hung Wong. Rev. 2nd ed.,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U of Hong Kong, 2016, pp. 177–192.
- Lindberg, David C. *The Beginning of Western Science*, 2007.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Edited by Chi-wang Chan, Wai-man Szeto, and Wing-hung Wong. Rev. 2nd ed.,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U of Hong Kong, 2016, pp. 11–48.
- Needham, Joseph.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1978.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Edited by Chi-wang Chan, Wai-man Szeto, and Wing-hung Wong. Rev. 2nd ed.,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U of Hong Kong, 2016, pp. 193–216.
- Plato. *Republic*, 2004. Translated by C.D.C. Reeve.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Edited by Chi-wang Chan, Wai-man Szeto, and Wing-hung Wong. Rev. 2nd ed.,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U of Hong Kong, 2016, pp. 5–10.

- Poincaré, Henri. *Science and Method*, 2001. Translated by Francis Maitland.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Edited by Chi-wang Chan, Wai-man Szeto, and Wing-hung Wong. Rev. 2nd ed.,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U of Hong Kong, 2016, pp. 159–176.
- Watson, James Dewey. *DNA, The Secret of Life*, 2003.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Edited by Chi-wang Chan, Wai-man Szeto, and Wing-hung Wong. Rev. 2nd ed.,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U of Hong Kong, 2016, pp. 97–140.

\* \* \* \* \*

## 老師短評

本篇文章對人類在歷史上「追求知識」、「認識自己」和「與自然互動」這三個恆久的目標嘗試作出分析。作者能夠將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梳理清楚，簡單描述了人類在這些問題上的起起伏伏及之間的「秩序」與「平衡」。作者並能對中國古代科學作出較為客觀公允的評論，指出其作為另外一種探索自然方法的可能性及不確定性。是一篇能反映出作者對「與自然對話」每一課有深刻反思的文章。（江啟明）

